

随笔

# “文二代”杂俎

陈鲁民

如今，社会上除了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商二代，又出现了一批“文二代”。所谓“文二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坛“父子兵”，即父母是搞文学的作家，儿女也走上了文学之路。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我们熟悉的西汉的班彪、班固父子，东汉的蔡邕、蔡琰父女，宋代的“三苏”父子，法国的大小仲马等，都成为一时美谈。时下，国内也颇有几个“文二代”在文坛崛起，比较著名的有叶兆言之女叶子，苏童之女童米，莫言之女管笑笑，尚爱兰之女蒋方舟、李锐之女管安、赵长天之子那多、刘墉之子刘轩等，他们子继父业，一个个干得风风火火。

毋庸置疑，“文二代”的问世得天独厚。父辈是作家，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儿女肯定会受到熏陶，终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会比别家的孩子

多点文学细胞；再加上遗传基因，“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所以，作家的孩子通常早慧，出道也早，而且出手都很高，比起同龄人，他们的写作也更成熟、老练，也更容易出成绩。还有，父母的亲自指点，密授窍门，也使他们受益不小，而且，父母在文学圈里多年积累的文声、人脉，会使这些“文二代”减少破冰的阻力，得到叔叔、阿姨的荫护和提携，更容易发表作品，也更容易一举成名。

虽然是子继父业，但“文二代”与父辈有显风格差异。纵观其作品，“文二代”不论是文字风格，还是写作方向、思维方式，都与他们的父辈相去甚远，甚至是故意叛逆，以示不同。笛安是这些“文二代”中书籍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原名李笛安。发表第一篇小说时，去掉了“李”字，以示独立创作，和父亲李锐没有关系。莫言之女

管笑笑在回答“说说父辈对你的影响”时，坦然声称：“我们都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风格。毕竟所处的时代不同，父辈们从事文学创作时，更多的还是关注整个社会。当然我们也关注整个社会，只是关注的范围和程度远远不及他们。”的确，从作品中基本看不出他们和父辈有什么师承关系，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一群。

有个作家“好爸爸”是很实惠也很荣光的事，但又往往容易被人说成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所以，“文二代”都在努力撇清与父辈关系，竭力避免提及，生怕人家会误解自己沾了“文一代”多大的光，他们要证明自己是在独立打天下。如志鹏的女儿王安忆就曾经说过：“我不希望把我和妈妈在文学上扯在一起；我就是我，在这一点上，我是独立的。”池莉之女吕亦池带着她的首部译作《致我离家出走的女儿》亮相上海书城时，对于包围着她们的特殊光环，吕亦池向记者坦承，听到书城的广播一遍遍播出著名作家池莉之女称呼，她心里直发抖，她坚决拒绝母亲到签售现场给她捧场。

虽然后来居上是普遍规律，但一般来说，“文二代”都难超“文一代”。不论从历史还是从今天来看，大多数“文二代”的文学成就都难与“文一代”比肩，宋代的苏轼是个特例，超过了他的父亲苏洵，今天，王安忆的文学成就也早已超越了母亲茹志鹃。而其他“文二代”，大部分都与父辈相去甚远，有很多人可能终生也难达到父辈的高度。原因很复杂，那些成名的老作家，无一不是千锤百炼，在难以行走的荆棘之地拼杀出来的，生活的磨难，高海拔的紧迫，使得他们不得不拿出十二分精神，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历经千辛万苦才打自己的一块地盘，拿出自己饱含心血的名作，同时也练就了百毒难侵的一身硬本领。而“文二代”们由于种种便利条件，成名太易，出道太快，但又往往缺少生活积淀，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更少有对文学的献身精神，所以注定是走不远的，很容易成为鲁迅所讲的“空头文学家”。也许过不了多久，这支队伍就会“溃不成军”，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

李政权说：“获稻兄，我服了你了。但我还是坚持我对古村落落的看法，必须保持原生态，否则也是等于把出土的青铜器打磨掉锈渍去示人。我可能表达得不完全准确，但就是这个道理。”

田获稻笑着说：“你们文化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你可以在五亩园的张陵和上屋头、下屋头做个调查，看看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怎么想的，你去那些老屋里看看，除了耄耋老人，还有谁愿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

李政权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年轻人都不愿意待在老街老屋里，他们向往和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因此就把古村落从我们的民族记忆中一笔抹去吗？如果真是这样，你又何必花费巨资和心血来修复田氏祖屋呢？这不是一个悖论吗？”

田获稻说：“还是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你调查了，你的态度就会改变了。至于我为什么修复祖屋，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夙愿，再说祖屋修好后我也会派其他的人用场，我不能把五亩园的老房子都修成这样，就是我想修成这样，也找不到这些原始的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李政权说：“那老书记张蕙芳又是怎么想的呢？据我所知，他竭力反对你在古村落周围修高尔夫球场和跑马场，但他支持你按照《五亩园》中的原貌来修复。”

田获稻听了李记者的话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老书记有他的小九九，这是我与他之间的秘密，目前我还不能对外说，连春酒我也没跟她说过。但我想李记者你也很聪明的，老书记可不是等闲之辈，五十多年的村长当下来，他的政治智慧和人生阅历，都不是我可以与之比肩的。老书记为什么竭力反对修高尔夫球场，其中的奥妙最终会大白于天下的。”

李政权说：“你看你这关子卖的，我想我会很快就知道为什么的。善于揭露事物的真相是我们做记者的专长。”

佛！施主还是请喝茶。”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夏天星问道：“清泉禅师，你难道不给原来的好朋友田获稻捎几句问候的话吗？他可也是时常想念你来着，你难道一点也不想念他了吗？”清泉连念：“阿弥陀佛，出家人无牵无挂，尘世的一切都与我不相干。”夏天星再问他贾行长是否来过这里，清泉连忙摇头否认。夏天星也就不再问什么，只管低头喝茶。

田获稻说：“你看到你这关子卖的，我想我会很快就知道为什么的。善于揭露事物的真相是我们做记者的专长。”

清泉的禅意

夏天星让王斌帮他争取“美田”山庄的开发项目，失望后，决定走另外一条路。

公路盘旋而上，穿插在成片的桦树、槭树、枫香树、银杏和香樟林中。山顶地势开阔平坦，山上有一座颓败的古寺，离古寺不远，有一片竹林，一座草庵掩映其中。

站在庵前，一种辽远的有点朦胧



锦上添花(工笔画) 徐凤琴

## 怀念母亲

韩少君

清明

空无一人的村庄  
母亲在鸡鸣中倾听鸡鸣

空无一人的旷野  
母亲在风中追逐着大风

空无一人的大地  
母亲在月光下掂掂着月光

空无一人的世界  
母亲在漫天的细雪中仰头成霜

被劳累强加于身的母亲  
被疾病强加于心的母亲

活着的母亲  
把不幸当成应得  
死了的母亲  
把痛苦当成美德

看到那些跪拜的人，看到  
人群里我眼中的泪光

看到她的苦痛正像坟头一样  
被大地上的泥土一点点吃掉

看到阳光照亮千万个母亲的汗水  
和心愿

也照亮那些承受过委屈的孩子

清明，阳光洒满大地  
也洒满天堂

在天堂，洒满那些瑞气和祥云  
洒满修竹 仙桃 百花园和百鸟园

在人间，洒满每一个儿童的头顶  
洒满  
女人们裸露的劳动着或拥抱着的  
胳膊

姐姐一天天长大  
那层破布也越来越好看  
妈妈和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好看

挖野菜 上树 淘气的我们  
采摘榆树钱准备姐姐的嫁妆

我不怀念穷日子  
直到现在都恨它

只是 穷日子也养出个漂亮姐姐  
和少女的一身香气

让我认真地看你一眼

母亲  
让我认真地看你一眼  
就像我降生的时候  
你看我

二  
这是人间最温厚的木板  
我会轻轻地给你盖好  
母亲，就像你第一次  
把被子  
盖在我身上

韩少君：当代诗人。曾在《关东作家》《大平原》《诗人》《作家》《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沙龙》《北美枫》等发表诗作。入选过《2002中国最佳诗歌选》(辽人版)《2003中国诗歌精选》(长江文艺版)各一次。省作家协会会员。



锦上添花(工笔画) 徐凤琴

郑邑旧事

## 新密魏长城

刘文泽

《史记·苏秦传》记载：秦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西有长城之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有长城，经阳武到密。”这里，“秦”指苏秦，字季子，洛邑轩里(今河南洛阳市城区东

南5公里太平庄)人，纵横家，纵约六国丞相；“魏”指魏国，初都安邑，魏惠成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故另有梁国之说；“阳武”指今河南原阳县东南；“密”指今河南新

密市；“长城”指黄河北原阳经郑州西郊到新密一线，系魏国(战国时期齐、楚、燕、秦、赵、魏、韩七雄之一)为防秦国入侵所建，长100余公里。

秦统一六国后，该长城被废弃，久而久之，其原阳至郑州段灰飞烟灭。现存长城位于新密市区西北10公里一带，北起香炉山(荥阳市、新密市

交界处)，中经蜡烛山、沙口、凤门口、五岭，南止茶庵村北，全长5.8公里，墙基宽2.5米，最高处高2.5米，依山盘旋，青石垒砌，林秀奇异，气势巍峨，箭楼、烽火台、藏兵洞等防御设施完好。若登高望远，则赏心悦目；若游“镇远炮台”(位于米村镇凤门口北约200米，咸丰十年即1860年建，方形，

青石质地，铁汁灌缝，高约10米，长、宽各5米，内分两层，层层有炮眼，西墙有炮眼9个，东、南、北三墙各有炮眼10个)及义井(南阳炮台)150米，乾隆十五年即1750年建，有泉眼7个，水源旺盛)，定流连忘返。1987年3月4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每逢节假日，观光者络绎不绝。



空山寒林图(国画) 郭峰

文苑精英

## 纪晓岚妙语说“东西”

吴吴军

纪晓岚，名昀，“晓岚”是他的字，清朝乾隆时期的进士，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才子，曾任《四库全书》的总编辑，并著有流传后世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聪明滑稽，才思敏捷，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纪晓岚当了侍读学士后，整天陪伴着乾隆皇帝。有一次，纪晓岚随乾隆出巡江南，在途中，乾隆指着一个竹篮子，问纪晓岚：“这是何物？”纪晓岚回

答：“竹篮子。”乾隆又问：“竹篮有什么用？”纪晓岚说：“装东西。”乾隆又问：“竹篮为什么不能装南北？”纪晓岚回答：“按照五行方来说，东方是甲乙木，西方是庚辛金。这金和木都能装入竹篮中，所以叫装东西。而南方是丙丁火，北方是壬癸水，如果竹篮装火，则会被烧毁，如果竹篮装水，则水就会漏完，因此，竹篮不能装南北。”乾隆听了纪晓岚的解释，开心地笑了，对纪晓岚敏捷的才思大为赞赏。

散文

## 空白

王菲

当我们书写时，面对一页洁白的纸张，我们会在它的上、下、左、右留出一定的空白，然后认真地写下一行字。最喜欢诗歌排列的样式，每一行都不会写满，前前后后的空白让人的视觉首先有了一份从容。

当我们行走在马路上时，希望路的两边有排列整齐的树木，有开满鲜花的花坛；希望那道路是宽阔的，可以任人徜徉。那树木、那鲜花、与行道无关，却为行走的人们平添了几多情趣。

当我们为生计、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一刻也不敢耽误时，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变得那么宝贵。我们不会慵懒地躺在床上看会儿书，与晋升无关的书，不会悠闲地在公园里随意走走坐坐，不会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不会坐下来发发呆，不会特意去看看花开花落、月圆月缺；不会到田野里闻泥土的芳香，不会在下小雨时散步、淋淋雨，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待在厨房里为家人做一餐丰盛的饭菜……这些时光就像我们生命里的空白，虽然无法留下什么痕迹，更不能带来现实的利益和成就，在人人奋斗不已的社会里，这些空白甚至就是浪费。但实际上，它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富有诗意。诗意的生活，多么让人向往！

可是，我们身处在一个没有空白的时代。写诗的人少了，那朗润的节奏太慢，空白太多。人们需要的是实用的、可以直接产生效益(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的读书内容。所以，各种学习培训机构越来越多，收费昂贵，但每种培训都那么实用。面对学生的补习班为提高分数服务，一个培训班设有多个学科的培训项目，学生下了数学课可以接着学习物理。如此，孩子们所有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丝毫浪费，家长心里

会因此而格外踏实。资格证考试培训班为取得证书而设，专门有专家研究出考试题目的规律，可以帮助考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有效的应试技能，甚至不必翻看厚厚的考试指导用书，高收费的责任之一就是绝不让你浪费时间。一直那么喜欢席慕容的散文，重复的句式令人柔肠百结，感动直逼心灵深处。读那样如此没有实用价值的书籍，在许多眼里应该是虚掷时光吧！更多人需要的是感官的刺激而不是心灵的触动。有朋友说，他回到家以后要把电视打开、台式电脑打开、手提电脑打开，以确保他走到家里哪个房间都能听到声音或看到画面。真的是因为忙，因为工作要处理吗？不是，但如果没有声音对听觉的干扰、没有影像对视觉的冲击，他就会感到不踏实、感到太孤单，因为除此之外，他不知道做些什么。也许，人们的眼睛和头脑都已经习惯于处在外边世界不停歇的刺激下。就像我们拿在手里的一份报纸、一份广告宣传页，包括电脑网页，哪一样不是满眼的图片配上简单的文字，边边角角不会有丝毫的空白，而那文字实际上是粗糙地让人不忍卒读的。甚至很严肃的文学名著，封面也被换成了色彩艳丽而有美女靓男的剧照。一旦没有了这些刺激，我们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空白变得那么可怕。

可是，古今中外，有多少深刻的思想是在看似停滞的空白时间里产生出来的呢。潜心读读法国普鲁斯特那厚厚的《追忆似水年华》，心里像有一股清流流过，洗净了心灵的尘土；脑子里则总是闪现着一幅幅鲜花的庭院。时光悠悠，生命温柔而美丽地绽放着……不知今日英国人还有没有下午茶的习惯？不管有多少工作要做，不管有多少钱要赚，不管有多少关系要去沟通，午后三四点钟的时候，我都要停下所有的工作，耐心地细致地沏上一壶茶，端出一两碟自己做的点心，静静地坐下来，看看窗外。想想什么人或事，或者什么都不想。这一时刻的空白，是生命的另一种姿态。

载

雷语兴趣挂在眉梢上：“真的？说说说说。”

富鱼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富鱼毕竟写小说的，这么个人情说得相当有声有色。雷语听得入迷，会计出纳都停了点菜，连服务员也把牙齿停在半空中，饶有兴趣地看着富鱼。

富鱼说：“他连个屁都没放，从我面前走人了，彻底整没他一回。”

雷语用手指着富鱼，跟会计出纳说：“我就喜欢富鱼不畏权贵的洒脱劲儿，老谈可是他顶头上司，而且妹子还跟他死心塌地，经常这么顶，你们说他兄弟是不是能到天上去了？”

会计出纳耳闻过富鱼和谈宁的情事，会计小王说富鱼：“要是这层关系，你不应该顶老谈。”

富鱼哑然了说：“谈宁跟我说过，她最喜欢我磊落，在我这儿，老谈是老谈，谈宁是谈宁。”

出纳小张插嘴：“人间事能分得那么清楚吗？人家是你情人的亲哥哥，又是你的主席，无论从哪方面说你不应该这样对老谈。”

富鱼的猴劲上来了：“怎么分不清？在我这儿，好是坏坏是坏，恨是恨爱是爱，老谈当他是小官僚，在文联作威作福，倒行逆施，这个我能忍？我要是连这个也能忍，我就不是我富鱼了。人家谈宁心地善良，娟娟婉约，而且还跟咱百依百顺，咱能对人家整吗？”

会计小王摇了摇头：“毕竟人家是亲妹妹，你这么做，谈宁也没法面对她哥哥。换作是我，我爱的人对我哥哥不恭敬，我可受不了。”

富鱼把软中华拆开，点上，眼睛盯住小王：“受不了能怎样？想让我在她哥哥面前装孙子？门都没有，这个她早知道。”

雷语见富鱼脖子上暴起青筋，怕他激动起来，就跟会计出纳说：“赶紧点菜。”

县委秘书江大佑进来了。江大佑跟雷语打了招呼，又对会计出纳大姐二姐地点了点头，接着富鱼坐下，小声跟富鱼说：“鱼哥，咋又把谈主席得罪了？他在县委大门口跟一帮人嚷嚷，说管不了你了，我跟下去正好在旁边路过，大书记还过去跟他打听了，老谈跟大书记说了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话。”

富鱼借高推酒性情：“爱咋嚷嚷就咋嚷嚷，我本来就是个平民，我就不信谁还能把我削职为民！”

江大佑出于哥们儿情谊替他担

心，就劝：“鱼哥你这脾气真该改改，毕竟是领导，这年月，人家拍领导马屁还来不及呢，你倒好，专门跟领导对着整，没啥好处。”

富鱼不屑：“别想让我跟你们秘书科那帮虾兵蟹将一个鸟样，我这种人不要自尊就活不了，你们那帮人要是自尊就活不了，完全不一样。”

会计出纳也都支持江大佑的说法，劝他以后还是藏着点儿。

雷语倒是比较看得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得罪他咋地，我兄弟一介文人，一身铁骨，这是气节。这个时代谁没气节都行，文人不能没气节。我我兄弟一不求升官，二不求发财，任何人也奈何不得我兄弟。他老谈要是敢对我兄弟使坏，第一个不饶他的就是我雷语。”雷语又安慰富鱼说：“兄弟你别怕，回头我跟大书记说去，不行这个文联主席就别让他当了，咱自己当。”

富鱼更加不屑。

菜上来了，雷语又问富鱼和江大佑喝啥酒。富鱼执意不喝小烧，服务员去拿了好几种酒，哪种都不到六十度，富鱼就跟服务员说：“你也别来回折腾了，腿折腿细了哥哥我心疼，我看就喝当地的小烧得了。”

被雷语拦了，跟富鱼使仗义：“今天咱喝茅台五粮液都成，小烧辣心。”

富鱼说：“你省省吧，小烧就行。”

雷语执意不喝小烧：“当年武松打虎喝的是好酒，兄弟今天除暴安良了，好一番伟业，咱不能喝差的。”

富鱼脸一扬：“拉倒吧哥哥，茅台和五粮液到咱这基本都是假的，不能喝。”

雷语说：“什么真的假的，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亦真，就算这小糊涂仙也是假的，我们今天也当真的喝它，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富鱼见雷语急皮脸的，就退让了：“酒就听你的，这种事上跟你较真没劲。”

二

李清不知道郭力顺已经调走了，吃了早饭就坐公共汽车从乡下到《紫竹》编辑部找郭力顺。她到编辑部的时候差不多是上午10点，那会儿门春梅和陈香正准备一起去农贸市场买菜，因为都认识李清，就又坐了下来。门春梅跟李清说：“郭力顺已经调市报社做记者去了。”